



SPEAKER 安德的代言 FOR THE DEAD

Orson Scott Card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段旻 高颖 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PEAKER 安德的代言 FOR THE DEAD

Orson Scott C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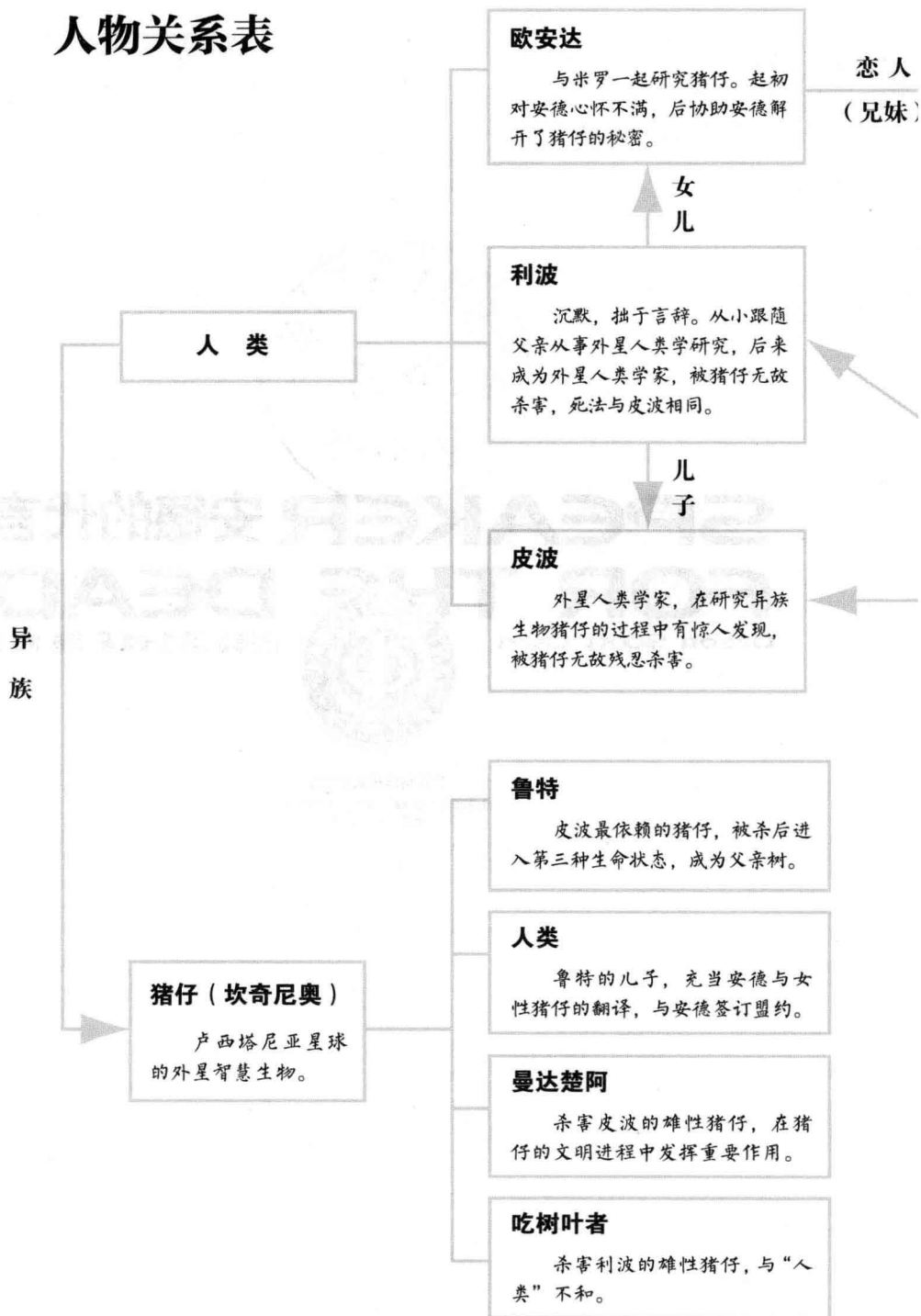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段跃 高颖 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万卷出版公司

人物关系表



米罗

娜温妮阿长子，天资聪颖，跟随利波研究猪仔。在不知道家族秘密前，与妹妹欧安达相恋。在与猪仔的接触中，违反了国际议会的法律，最后进行星际旅行。

埃拉

跟随母亲进行外星生物学研究，但娜温妮阿不允许她参加执业资格考试。协助安德完成一系列调查。

奥尔拉多

娜温妮阿的第四子，装有一双人工电子眼，曾帮助安德侵入母亲的秘密文档。

马考恩

脾气暴戾。学生时代被同学欺负，得到娜温妮阿的帮助，之后对其产生爱慕之情。因遗传病而死。

娜温妮阿

卢西塔尼亚星球的外星生物学家。父母双亡后成为皮波的学徒，并与利波陷入爱河。她心中隐藏着巨大的家族秘密。

安德

灭绝虫族后成为死者代言人。三千年后，被世人看成残酷的种族屠灭者，故化名安德鲁·维京，居于特隆海姆。后前往卢西塔尼亚为死者代言。

反对者

佩雷格里诺

卢西塔尼亚天主教主教，认为安德是异教徒，对其代言行动百般阻挠。

助手

简

高智能网络虚拟生物，存于安赛波网络中，无所不知，是安德的得力助手。

姐姐

华伦蒂

居于特隆海姆星球，在大学任教，已经婚育。

代言人

女儿

情人

师长

导读 >>>

卡德和他的《安德的代言》

姚海军

奥森·斯科特·卡德是一个深受读者欢迎的科幻作家，同时也深得各类评奖委员会的青睐。从197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仅雨果奖和星云奖他就获得了24次提名，并有5次最终捧得了奖杯。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坎贝尔奖和世界幻想文学奖。

卡德热衷于描写少年天才，而在一定程度上，那些虚构的人物也是他自己的影子。安德、纳菲……他们在卡德想象的世界中建立奇勋，而卡德自己则在承载他们的世界的建构中创造奇迹。处女作短篇版《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1977）不仅使卡德获得了雨果奖提名，更为他赢得了坎贝尔奖的最佳新作者奖——除了卡德，似乎再没有谁获过如此殊荣；而短短数年之后，卡德的长篇版《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1985）和紧随其后的续集《安德的代言》（或译为《死者代言人》）（Speaker for the Dead, 1986）便连续两年包揽了雨果、星云这两大世界级科幻奖，创造了科幻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

在长篇版《安德的游戏》之前，卡德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但在那一阶段的荣誉却来自短篇创作。从1977年到1985年，卡德共有五个短篇获得了雨果奖或星云奖提名。

1985年是卡德作家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凭借《安德的游戏》，卡德一举成名，从此跻身一流长篇科幻小说作家的行列。

卡德是个精明的作家，从不浪费任何有价值的科幻点子。他擅长将一本小说作为一个想象世界的基础，从而去创作更多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传奇

故事，这种“狡猾”的做法加上高超的写作技巧，使卡德的世界呈现出立体的真实质感。在迄今为止卡德出版的45本长篇小说中，属于系列小说的就有29部之多。

显然，以《安德的游戏》为龙头的“安德系列”是卡德最重要同时也是作品最多的系列小说。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外，这个系列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屠异》(Xenocide, 1991)、《精神之子》(Children of the Mind, 1996)、《安德的影子》(Ender's Shadow, 1999)、《霸主的影子》(Shadow of the Hegemon, 2001)和《影子傀儡》(Shadow Puppets, 2002)、《巨人的影子》(Shadow of the Giant, 2004)、《安德的放逐》(Ender in Exile, 2008)在内的九部曲。

卡德已经开创了七个系列，其中“安德”系列是最有潜力的一个，我们现在仍看不到它终结的迹象。而在他已经结束的系列中，由《地球的回忆》(The Memory of Earth, 1992)、《地球的呼唤》(The Call of Earth, 1993)、《地球飞船》(The Ships of Earth, 1994)、《失控的地球》(Earthfall, 1995)和《地球的新生》(Earthborn, 1995)构成的“回家”五部曲也是卡德很受欢迎的系列小说。这个系列的前三部故事都发生在一颗名为哈莫尼的殖民地地球上，而地球早已毁于四千万年前的一场核战。一台名为“超灵”的超级计算机中止了人类的进化，控制着哈莫尼星的一切，但千万年的光阴已经将这个旨在引导人们远离战争的超级计算机推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前，“超灵”召集组建了一个由少年纳菲等人组成的、结构类似于家庭的组织，他们被赋予超能力，重返地球。这个系列的后两部顺理成章地从外层空间转回了地球。从宇宙归来的人类后裔惊讶地发现，原生地球人已经分化成了飞人、树人和地人；同时，拥有超能力的纳菲和他的哥哥艾尔马克的冲突也最终达到顶点。

卡德近期的独立长篇也很出色，例如《历史记录：哥伦布的救赎》(Pastwatch: The Redemption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996)就让人浮想联翩。小说中，时间旅行者试图阻止哥伦布发现美洲——至少阻止哥伦布在发现美洲后回到欧洲。

所有上面提到的这些小说都不是一般的科幻小说，它们奠定了卡德在科幻界的重要地位。虽然他没有改变科幻小说的整体风格，但却展现了当今科幻小说的灵活多变。卡德将宗教融于科幻小说的方式为科幻小说带来了新面貌。卡德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观念，在于他的写作技巧。他那明快而开放的文字，成功地扩展了我们的思想。

作为《安德的游戏》的续集，《安德的代言》的时代背景被放在安德击败虫族 3000 年以后。因为一直浪迹宇宙，安德依然活着，只是处境很不妙——他已经由战胜外星入侵者的英雄沦为屠杀外星智慧生物的魔鬼，安德只得隐姓埋名，流浪于各个人类殖民星球，为死去的人代言。

此时，人类正在对卢西塔尼亚星上生活着的外星智慧生物——狗仔（坡奇尼奥）——进行研究，但正当研究取得进展的时候，狗仔却谋杀了人类的生物学家。前来为之代言的安德在网络虚拟生物“筒”和虫族女王的帮助下开始了调查。

在整个“安德”系列中，卡德对文明的和解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如果说在《安德的游戏》中这一点还不够突出，那么在《安德的代言》中，安德为文明和解所做的努力则已经毫无遮掩地占据了小说的中心。安德不仅是死者的代言人，也是神的化身，他的调查自然演变成了对不同种族和解的推动（也是自身的救赎），这种努力最终取得成功：不仅狗仔和人类建立了直接的交流，被安德亲手毁灭的虫族也开始在和平的环境下复兴。

就情节性来讲，《安德的代言》不及《安德的游戏》节奏快速、冲突激烈，但它仍然富有悬念。更重要的是，《安德的代言》在思想性上大大超越了《安德的游戏》。

卡德曾说：“我真正想写的其实不是《安德的游戏》，而是这本《安德的代言》。如果不是为了《安德的代言》，我根本不会动笔创作《安德的游戏》。”卡德是个精明的畅销书作家，但上面这一段似乎过于张扬的话却并非单纯为《安德的代言》造势，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卡德内心的真实表白。卡德对人性、对生命、对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对宗教都有自己独

特的思考，他一直在通过小说来表达他的观念，但一直受到来自读者的束缚。《安德的游戏》的空前成功，终于使卡德得以底气十足地通过它的续集酣畅地展现自己的思想。

最起码就卡德的目的而言，《安德的代言》获得了成功。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见卡德投身书中，化为安德，激情四射地为死去的人，为落后的种族，为文明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而大声疾呼。

当然，过多的布道式的论述也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批评，但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奥森·斯科特·卡德，那么《安德的代言》绝对是不可错过的首选之作！

（作者为《科幻世界》杂志社主编、科幻读物推广人）

序 幕

星际议会成立之后的1830年，也就是新元1830年，一艘自动巡航飞船通过安赛波^①发回一份报告：该飞船所探测的星球非常适宜于人类居住。人类定居的行星中，拜阿是距离它最近的一个有人口压力的行星。于是星际议会作出决议，批准拜阿向新发现的行星移民。

如此一来，拜阿人就成为见证这个新世界的第一批人类成员，他们是巴西后裔，说葡萄牙语，信奉天主教。新元1886年，第一批拜阿移民走下自己的飞船，在胸前画着十字，将这个星球命名为卢西塔尼亚——葡萄牙的旧称。接下来他们为当地的植物和动物分类命名。五天之后，他们认识到，那种他们最初称为“坡奇尼奥”——即葡萄牙语“猪仔”^②——的住在森林里的小动物，其实根本不是动物。

自从残暴邪恶的安德屠灭虫族之后，这还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另一种智慧生命形式。从技术文明的角度看，猪仔们很原始，但他们使用工具，建造房屋，也有自己的语言。“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另一次机会，”拜阿大主教宣布，“将我们从屠杀虫族的罪孽中救赎出来。”

星际议会的议员们所信奉的上帝各不相同，还有的并不相信上帝，但大家一致同意大主教的看法。卢西塔尼亚的居民来自拜阿，按照惯例，星际议会向该星球颁发了天主教特许状，同时规定，这个人类殖民地必须限制在一个特定区域中，不得扩张，人口也不能超过一定限度。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从一条至高无上的法律中引申出来的：

人类无权侵扰猪仔。

① 作者杜撰的一种通讯工具，不受光速限制，任何距离都可以实现即时通讯。

② 本书出现了许多葡萄牙语单词和句子，视情况音译或直接写出葡萄牙语原文。



目 录

CONTENTS

序 幕

第一章 皮 波……………001

皮波通过安赛波发出了自己的报告，电脑当即将这份报告标识为最紧急。现在，应不应该中止与猪仔的接触就交给监督委员会来决定了。

第二章 特隆海姆……………028

皮波之死造成的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卢西塔尼亚。这个消息迅速通过安赛波传遍了人类世界。

第三章 利 波……………037

啊，利波，你这个平时默不作声的小伙子，脱离了青少年时代，成长为男子汉后却能如此滔滔雄辩。

第四章 安 德……………050

想到不得不离开华伦蒂，安德前往卢西塔尼亚的决心不禁有些动摇。孩提时他与姐姐分开过，到现在还对那几年的损失抱恨不已。

第五章 华伦蒂……………063

安德已经走了四年，但还要再过十八年才能到达目的地。一想到他将以前人类历史上最受憎恨的人的身份抵达卢西塔尼亚，华伦蒂不禁吓呆了。

第六章 奥尔拉多……………073

那个死者代言人！这么快就到他家来了！他到城里最多不过一个小时，可已经朝他家去了。简直太妙了！

第七章 希贝拉一家····· 095

安德受过的训练是绝对不要一触即发，作出敌人预计的反应，他必须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于是，在格雷戈尿液的冲刷下，安德纹丝不动。

第八章 娜温妮阿····· 108

米罗和埃拉大笑起来，代言人也笑了。这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让娜温妮阿心烦意乱。自从皮波去世一年后，马考恩把她领进这个家门，这幢房子里从来没有过这样开心的笑声。

第九章 遗传缺陷····· 118

这时，“人类”把书翻到最后一页。米罗留意到，从书本打开的那一刻起，在场的所有猪仔都静静地聚了过来。

第十章 圣灵之子····· 134

现在，安德失去了华伦蒂，又失去了简，二十年来，他第一次陷入了彻底的孤独。

第十一章 简····· 151

简最珍视的记忆全部与安德·维京紧紧相连。她记得自己如何创造出一个形象，以利于和他交流，她还记得，在战斗学校里，他也因为她的缘故改变了自己。

第十二章 文档····· 161

代言人竟然闯进我的家，把我的孩子们哄得团团转，窥探我的文档，好像他有权这样做一样。

第十三章 埃拉····· 174

埃拉觉得自己的创伤被抚平了，好像简简单单一句话便洗清了她的痛苦。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语言的力量。

第十四章 叛徒····· 194

米罗觉得这个代言人不像来自另一个人类世界的异乡人。他跟猪仔一样让人无法理解，简直是另一个异族。不是动物，但离人类极其遥远。

第十五章 代言····· 217

代言人把这些秘密公之于众，这是做了一件可怕的事。这种事本来只该在忏悔室里说。

第十六章 围栏····· 244

为了人类的生存，他们一定会摧毁我们。也许不会毁掉整颗行星，正如你刚才所说，现在已经没有安德这种人了。

第十七章 妻子们····· 274

“人类”走到安德背后，靠在他身上。他的后背感受到了这个年轻猪仔的分量，“人类”的呼吸吹拂在安德脸上，他们的脸靠在一起，两个人的眼睛都望着同一方向。

第十八章 虫族女王····· 312

安德小心翼翼捧着虫族女王来到河岸，将她安置在他和奥尔拉多准备好的洞穴中，并在洞穴外放好一头刚宰杀的卡布拉。

后记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 阿来····· 334

皮波通过安赛波发出了自己的报告，电脑当即将这份报告标识为最紧急。现在，应不应该中止与猪仔的接触就交给监督委员会来决定了。

第一章 皮波

即使是邻村的居民，我们都不能完全做到将他们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假定我们会将另外一种进化路线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有能力制造工具的社会化生物视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野兽？视为向智慧圣坛前进道路上的同行者，而不是竞争对手？

但这种不可能出现的局面正是我希望看到和渴望看到的。将对方视为异族还是异种^①，决定权不在被判断的一方，而是取决于判断的一方。当我们宣布不同于人类的另一种智慧生命形式是异族时，其含意并不是说对方达到并跨越了某个道德上的门槛——跨过这道门槛的是我们自己。

——德摩斯梯尼《论异族》

在“坡奇尼奥”中，鲁特是最让人头疼，但又是对研究者最有帮助的一个。每次皮波去他们的林中空地时他总在那儿，尽量回答皮波受法律限

^① 本书对生命形式的分类：生人——人类，与我们同处一个星球、一个世界，只不过来自外地；异乡人——来自不同星球的人；异族——另一种族的智慧生命，可以视同人类；异种（贬义）——包括一切动物，人类无法与之交流的别种智慧生命也包括在这一类中，是真正异化于人、无法沟通的生命。

制不方便直接提出的问题。皮波依赖他，可能太依赖了。鲁特也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年轻人一样，常常胡闹和恶作剧。但他同时也善于观察，喜欢探索、刺探人类的秘密。皮波不得不时时小心提防，以免落进鲁特给他设下的陷阱。

不大工夫之前，鲁特还在折腾大树。只凭足踝和大腿内侧的角质垫夹住树干，双手各持一根他们称为爸爸棍的木棍，一面爬一面有节奏地振臂敲击树干。

听见响声后，曼达楚阿钻出木屋，用雄性语言对鲁特吆喝了几声，又用葡萄牙语道：“P’ra baixo, bicho！”附近的猪仔们对他的葡萄牙语大为赞赏，纷纷两腿用力互搓起来，发出啾啾的声响。喝彩声中，曼达楚阿兴奋地向空中一蹦。

这时树上的鲁特身体后仰，快掉下来时双手一扬，比画了个敬礼的姿势，身体一个后空翻，落到地上跳了几步，稳稳站住，没有摔倒。

“嗨，成了杂技演员啦。”皮波说。

鲁特朝他走来，夸张地摇晃着身体，大摇大摆。他这是在模仿人类，配上那个扁扁的上翘的拱嘴，模样可笑极了。真像猪。难怪别的星球上的人管他们叫“猪仔”。早在1886年时，第一批来这个星球的人在首次发回的报告中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到1925年卢西塔尼亚殖民地正式成立时，猪仔这个名字已经根深蒂固，再也改不掉了。数以百计的人类世界上的外星人类学家称他们“卢西塔尼亚原住民”，但皮波清楚得很，这只是一种专业姿态而已。除了写学术论文，外星人类学家平时照样叫他们猪仔。皮波自己通常用葡萄牙语称他们“坡奇尼奥”，他们看来并不反对。他们自己则自称“小个子”。可话又说回来，不管称呼体不体面，事实摆在那儿：比如现在这个时候，鲁特看上去百分之百像一头直立的猪。

“杂技演员。”鲁特重复着这个新词，“是指我刚才的动作吗？对这种动作你们有个特别的词儿？是不是有人整天做这种动作，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皮波脸上挂着笑容，心里却暗暗叹了口气。法律严禁他向猪仔透露人类社会的情况，唯恐破坏猪仔自己的文化。可鲁特不放过任何机会，竭力揣测皮波的一言一行，推究其含意。这一次皮波只能责怪自己，一句评论无意间又为对方打开了一扇窥探人类生活的窗口。这种事时有发生，他跟坡奇尼奥在一起时太放松了，以至于说话也不那么谨慎了。真危险啊，随

时随地提防着，既要获取对方信息，又不能泄漏己方情报，这种游戏我可真不在行。利波，我那个嘴巴严实的儿子，这方面已经比我强了，而他当我的学徒还没多长时间呢。他满十三岁多久了？四个月。

“我要有你腿上那种皮垫就好了。”皮波说，“那么粗糙的树皮，换了我皮肤肯定会被擦得血淋淋的。”

“我们都会十分难过的。”鲁特的身体忽然凝住不动了。皮波估计对方的姿势是表示有点担心，也许是某种身体语言，提醒其他坡尼奇奥小心提防。也有可能表示极度恐惧，可是皮波知道，自己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坡尼奇奥显示出极度恐惧的模样。

不管那个姿势表示什么含义，皮波立即开口安抚他：“别担心，我岁数太大，身体软乎乎的，不如你们有劲，不可能像你们那样爬树。这种事还是你们年轻人在行。”

他的话起作用了，鲁特的身体马上恢复了活动。“我喜欢爬到树上去，什么东西都看得见。”鲁特在皮波面前蹲下来，把脸凑近他，“你能带一只大动物来吗？就是那种能在草丛上面跑，连地面都碰不到的动物。我跟他们说我见过这种动物，可大家都不相信我。”

又一个陷阱。怎么着，皮波，你这个外星人类学家，你想羞辱这个你正在研究的种群中的一分子，让他大丢面子吗？你愿意谨遵星际议会制定的这方面的严格法律吗？类似情况没什么先例可循。人类此前只遭遇过一种外星智慧生命——虫族。那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了。那一次遭遇以虫族全族死亡而告终。而这一次，星际议会已经拿定主意，确保不出差错。即使有什么差池，也是和虫族交往截然不同的另一极端的差错。所以，对坡尼奇奥要透露最少信息，保持最少接触。

一刹那鲁特明白了皮波的犹豫和他谨慎的沉默。

“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们，从不。”鲁特说，“你观察我们，研究我们，可你从不让我们进你们的围栏，去你们的村子观察你们，研究你们。”

皮波尽可能诚实，但与谨慎相比，诚实毕竟是第二位的。“你说你们学到的很少，我们学到的很多。那为什么你能说斯塔克语^①和葡萄牙语，可

① 作者杜撰的人类通用语，源于英语。

我说不好你们的语言？”

“因为我们更聪明。”鲁特一仰身，屁股一转，背朝皮波，“回你的围栏里去吧。”

皮波马上站起身来。不远处，利波正和三个坡奇尼奥待在一起，看他们如何将干枯的梅尔多纳藤捶成盖屋顶的茅草。他看见皮波的举动，马上来到父亲身边，准备离开。皮波领着他走开，两人一句话都没说。人类语言坡奇尼奥说得很流利，所以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谈论今天的发现，有什么话只能进了围栏再说。

回家花了半个小时，一路下着大雨。两人走进围栏大门，爬上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所在的小山。皮波看着门上用斯塔克语写的“外星人类学家”的标志。这就是我的工作，皮波想，至少别的人类世界是这么称呼的——外星人类学家。当地人不这么说，这个词用葡萄牙语发音便当得多，Zenador，当地人都这么说，即使说斯塔克语时也用这个词儿，而不是外星人类学家^②。语言就这样改变了。要不是可以即时联通各个人类世界的安赛波，人类不可能长久保持一种通用语。星际间航船来往太少，耗时又太长。没有安赛波的话，一个世纪里，斯塔克语就会分化为上万种方言。如果让电脑模拟一下卢西塔尼亚星球可能发生的语言变迁过程倒是挺有意思，看斯塔克语会不会逐渐变化，将葡萄牙语包容进去——或是相反，葡萄牙语包容了斯塔克语。

“爸爸。”利波说。

皮波这才发现自己站在工作站十米外的地方发呆。走神了。我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想的问题却跟专业没什么关系。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专业规定了太多条条框框，重重束缚之下，我不可能得到任何发现，了解任何东西。外星人类学这门学问比教会还要神秘。

用掌纹打开门锁，皮波走进工作站，他知道这个晚上将如何度过。两人会在电脑终端前花几个小时，记录今天与猪仔交流时自己做了什么。皮波会阅读利波所做的笔记，利波则读皮波的笔记。完成之后皮波再写一份报告，之后由电脑汇编两人的笔记，通过安赛波即时发送给其他人类世界

^②书中有时用 Xeno loger，有时用 Zenador，后者是葡萄牙语。译文无法区别，均统一译为外星人类学家。

的外星人类学家。数以百计的人类世界上，上千名科学家将自己的学术生命用于研究我们所了解的唯一一个外星人种族。除了通过卫星发现的一点点情况之外，这些同事所能依赖的只有利波和我发给他们的材料。最少接触，真是一点不假啊。

可皮波一走进工作站，立即发现让人身心愉快的晚间工作泡汤了。身穿修女长袍的学校校长堂娜^①·克里斯蒂正在屋里等他。是他哪个岁数更小的孩子在学校里惹麻烦了？

“不，不。”堂娜道，“你的其他孩子都很好，除了这一位。我觉得利波年龄太小，不应该离开学校到这里工作，哪怕是当你的学徒。”

利波站在一旁一声不吭。他很聪明，皮波心想。堂娜·克里斯蒂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子，很可爱，甚至十分漂亮。但她首先是个修会^②教友，属于 Filhos da Mente de Cristo——基督圣灵之子修会。克里斯蒂对无知愚行发起火来样子可一点都不迷人，正因为这种蔑视的怒火，不少“聪明人”才少做了许多蠢事。别作声，利波，否则别想有好果子吃。

“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你的孩子。”堂娜·克里斯蒂说，“我是为娜温妮阿来的。”

用不着校长说出姓名全称，每个人都知道娜温妮阿是谁。可怕的德斯科拉达瘟疫过去才八年。这场瘟疫险些将刚刚开始起步的殖民地彻底消灭，找到治疗方法的就是娜温妮阿的父母加斯托和西达——本地的外星生物学家。不幸的是，病因和药物发现得太晚，没来得及拯救他们的生命。他们两人的葬礼是最后一场为疫病死者举行的葬礼。

皮波记得很清楚，那场由佩雷格里诺主教亲自主持的葬礼弥撒上，小女孩娜温妮阿拉着市长波斯基娜的手。不，是市长拉着小女孩的手。当时的情景又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当时的感受也随之浮现。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会怎么想？他记得当时问自己。这是她双亲的葬礼，一家人只剩她一个人活下来，可四周的人、整个殖民地的人却是那么欢欣鼓舞。我们的欢乐是对她父母最好的赞美，可她是那么幼小，这一切她能理解吗？他们奋斗了，成功了，在死前日渐衰弱的日子里发现了拯救我们的灵药。为

① 堂娜：西班牙语中对女性的尊称，与之对应，对男性的尊称为“堂”。

② 天主教徒的一种组织，与修道院不同。详见第十章注。